

唐君毅

全集

第三十八卷

紀念集



(下)

九州出版社

唐君毅全集

第三十八卷

纪念集

(下)

谢廷光等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唐君毅全集

我怀念唐老师

梁瑞明

唐师逝世了，我们强抑着心中哀伤，依然读书，依然照常工作。静下来，休息时，我就想起唐师，他的神情声貌，他的教学。

一

唐先生给研究所同学讲经学先把经学作个通贯讲述，使学生知所读经，敬爱这门学问。他以经学史为纵线，摆明各时代经学所争辩的问题，把争辩中所涵的哲学义理、观念理想上的背景与意义，提要钩玄。他讲经学中人物，特别提点到是经生同时是思想家的如董仲舒、康有为。固守经义敢与世辩的如辕固生；疏解经书而别出义理，自成一家哲学的王船山；此外是思想关连着经学之诸子，他们或引经以证己或引经以教人，发挥经学的教育与道德价值。经过唐师一讲，整个经学就显得为民族文化慧命相继向理想奋进的历程。我很想起，唐师竟把这古老的学问讲得那么有活力，那么亲切近人，讲得一片洒脱，我直觉得是经学讲唐师，不是唐师讲经学。经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本围绕着古板气、迂远气，这所有都给唐师一扫而清，经学有了逸气、年轻气，又不失其深通四辟的意境。我有一个心愿，我当把唐师所讲授的详细整理出来。

二

十二月初，那一天唐师开列了几个环绕经学的论题，要学生写报告，他一一指示各论题重点，不知不觉间又讲开了，蕴藏在他心中的许多观念都汨汨然流出，愈讲而意念冒出愈快，如泉之始涌，河之始出。那天上午，唐师特别高兴，意趣满酣，精神充盈，那时他愈讲愈通达，义理既源源流出，他仿佛像沉浸在惊叹中，惊叹中国学问尚有如此广阔的领域等待开辟。他真的感奋了，要做学问，实不必外求，终于指点我们，要回过头来，贯注在中国学问中，将中国已断了数十年的本部学术问题接继起来，不必再对中国文化的价值有疑惑。他说，他与牟师等所成的著作，已足解此惑了。

三

长期来在教学之中，读唐师的书已是一种乐趣，深感唐师一生学问行事都与中国分不开，好像历史上诸多人物般，融在中国文化的大炉中。但有时我又觉得唐师好像走进了西方柏拉图下来经中古宗教家贯至康德、黑格耳的存有哲学与文化哲学传统里，与他们又无间隔。唐师早期浸润在西方哲学中，更讲西方哲学；只是近十年来，不再专讲，我想是唐师生命学问的彻底归根复命吧！几十年来，中国学人太容易为西方吸引了，忘了自己，流荡在外，像是游子，他们会受唐先生精神感召回来吗？

四

唐师指导学生，总以研读中国文化为教；很少与中国无关

的，至少都必须在文化精神方面有高度相通的才予论说。学生心思外驰，他总认为一憾事。毕业了的同学教书，他问教些甚么。听到学生讲西洋的多，讲中国的少，心神就凝重，但他都不忍责备，只轻轻的说：“讲些中国的吧！”这几年来，我逐渐感到唐师的心了。中国学问不能不多些人讲，不讲，就只能埋藏在天地之间了。只是唐师不忍说的，生命学问到底又不能由对文化没敬意、对历史没温情、对生命没庄严感的人讲，他们会对古人肆施轻薄以逞一时快意。前几年大陆“批孔”尤烈，唐师连续三载给学生讲《论》《孟》，他悲中国，更悲此风荡漾至港九海外，一般“学者”竟自动投入此风暴中，如水上浮萍，空虚无操守。处此情况，要讲《论语》，讲孔子，要努力讲，唐师心底深处，能不悲凉艰辛么？

五

唐先生指导我研究王船山的思想，同时写明末清初哲学。记得那时候，心中好多意念跳跃涌起，模糊的意味到一切哲学问题可化为意义领域的问题来讨论，为把这些意念捕捉酝酿起来，便藉着写现代思想潮流的疏导文章，冀将意念明朗化，唐师赐我不少鼓励与指示。但唐先生对学生期望高，除一般文章外，他常说，学问要长期涵泳，学术研究论文，当放置案篋等待十年，重读无疑，才好发表。我把当时写成几篇，发表在杂志上，用了另一个名字，以免唐师怪责。事隔三四个月，一遇到唐师，唐师第一句就是：“那篇写得好”，“那篇不太好，应先发表另一篇”。他虽不口说，实则随地关心每个学生学业的成长。写王船山写了开头一部分就搁下来了，当时对唐师说将来要完成的，心中也想着，写成了请唐师题几个字写篇序文；但如今都成遗憾。这些时候我心常想唐先生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代表人物，拿唐师与船山比，船山

刚烈，是中国文化的义士，唐先生宽和，是中国文化的仁者；船山四十以后隐居猿洞与当时学者鲜有往还，唐先生则与思想学术界上中两辈交往深，而后辈学者中不少又从他受业；唐师一生每个时期都对当代流行的思想潮流学术问题发出反应。我想，既可以船山来写明末清初哲学，何不以唐先生为中心来写有关“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这是我的第二个心愿。

一九七八年二月廿七日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四日，华侨日报《人文双周刊》第一六九期）

永远怀念唐故所长

洪 镔

二月二日晨早八时半，我和平常一样，带着喘息的病体，无力的步伐，来研究所上班。当我在合一道新亚校门传达室，略事休息时，突见同事温先生面呈木然之色，跑来对我低声说：“唐先生去了。”这一晴天霹雳的噩讯，几乎令我不敢相信，呆了半晌，才以颤抖的语调，继续地追问他：“你听何人说的？……不可能！几天前，我还在他家见过面，病情很稳定；昨天，他还嘱本所将他的全部著作，分寄两套给北平和南京的公立图书馆，怎么今天会突然地去世？我绝不敢相信！”他继续解释：“一大早徐教授来所说的，现在徐教授已赶去唐先生家。”我听了他的解释后，全身更颤抖得厉害，气喘也加剧，几乎站不稳了，不得已鼓起勇气，急速地跑上四楼办公室。还未坐下，不断的电话，接二连三地来查询，有的是问唐先生遗体在何处？是医院还是殡仪馆？有的则问唐先生身后事将如何处理？不一会，亦有同学返所，告及唐先生是当日凌晨六时左右，气喘大作，急送浸会医院抢救无效的，这一下，可把我吓了一跳，因为我也患了二年多的气喘，气喘竟能断送人命，这可得了！嗣经本所一位董事，他经验丰富，从电话中解释，才明白癌症到了晚期，有些病者是作严重咳嗽及气喘，无法挽救而告去世的。

自二月二日起，每日上午都有一些唐先生的门生，从沙田中大或新界其他地区，赶来研究所问讯，并购买唐先生近著的一些哲学书籍作纪念。他们一面叹惜，一面哀感流泪，在这片悲哀气

氛下，我也陪着掉了不少泪，因此，引致我肝部的痛疾加剧起来。但为了所内的工作，必须忍痛支撑。同时，唐先生以往在所指导处理所务的风貌，一幕一幕地涌现在我的脑际，始终不能消失。我和唐先生有十年以上的主属关系，唐先生的博学、慈祥、坦诚、道德、文章，以及诲人不倦，爱护青年，和关怀部属等等，确是使我敬仰和感念最深的一位，我虽未从他学过哲学，但在这十年中，我除襄理所内的职务外，也常为他誊写一些有关哲学巨著的手稿，自愧资质愚钝，获益不深。不过，从字里行间，我是不难体验到唐先生确是一位哲人，他博通古籍，融中西哲学于一炉，而终归于以中国哲学为宗旨。这种爱护中国文化、维护道统的精神，可说是永垂不朽的。

唐先生的与世长辞，是香港文教界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损失。他这三十年来，能够以毕生的精力，在这文化的沙漠的香港，播种耕耘，造就了不少承先启后的优秀青年学者，不仅使他们能在台、港各地文教界中，负起弘扬中华文化、作育人才的重责，并在欧美各国的文化学术界，亦能同样负起沟通中西文化之责任，使中华五千年优美文化，灿烂地照耀全球，屹立不衰。他这种崇高宏伟的抱负，和对学术的贡献，从他十七部主要巨著中，可窥全豹。因此，多年来一直受到全球各国文教学术界的重视、共鸣、景仰和赞誉。

唐先生与钱宾四、张丕介三先生创建新亚书院，效宋儒书院制，弘扬孔孟之道；同时成立了“东方人文学会”，倡行人文精神；还办百余次的公开学术讲座，期唤起文教界同人身体力行。他这种高瞻远瞩，和诱掖后进的苦心，也遭遇了不少的艰难和险阻，但他毫不气馁，仍本着多年来一贯的理想与既定方针，坚忍奋进。

在香港服务教界的人很多，诲人不倦的为教者也不少。至于真正为教育而教育的人却寥寥可数了，唐先生就是为教育而教育

的一位巨人。他在中大授课，以及退休任职新亚研究所所长后授课，都是以全副精力贡献在教学、著述和作育人才中；例如他主讲“中国哲学史问题研究”和“中国经子导读”（包括《论语》《孟子》《庄子》《荀子》《易传》和《礼记》等），他从未缺席，必依时上堂。其他教师虽亦如此，惟唐先生讲课是无限时讲述下去，甚至每次逾时一二刻钟仍未休息。尤其是他自患了癌症以来，每日在服中西药物时，竟不听医生的嘱咐而休息，仍然无休止的教学，消耗体力之巨，对一位患重病的老人的健康，实在很危险。我们常为他的健康而担心，故每次必轮流促他休息片刻，他每次下课后，虽在寒冷的天气，他的内衣也全为流汗所湿透，换过衣服便倒在靠椅上，冷静瞑目休息半句钟，我们才扶他下楼离校。最近一个月来发现他上下楼梯时，双足发抖，步履不稳，显示健康情况已一天不如一天了，曾劝他停课休息，他坚拒不答允，仍以教学为重。在他逝世前二个星期，他实在无力步登五楼，不得已改在二楼图书馆内授课。像唐先生这样不顾自身健康，真正贡献生命于教学，诲人迄死不倦的精神，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为国家民族培植人才吗？

唐先生除勤于治学外，对同学的爱护，可说无微不至。同学们的学业及研究情形，他极为关心，不时个别找来详询，对毕业生的论文，更为垂注，遇有家境清贫同学，无力购买本所出版书刊作参考，唐先生都乐意赠送他们。唐先生不仅对所内同学如此，即对校外一些有志从事研究文史哲学的青年，他都乐意栽培，破例给予进修机会，有时还以所著书籍送给他们，使他们学有专长，好为社会服务。此外，多年来，许多西方英美学者，慕名来所向请教中国哲学问题，他都予以热情招待，不厌其烦为之解释疑难，并赠以手著论中国哲学等书，唐先生这种有教无类，处处利便青年学人的诚挚，实属仅见。

唐教授不是一个宗教信徒，但他对佛教有精深的探讨，对基

督教义也有深切了解，所以他对人处事都一本爱心。有一次，获悉本港一位老教授，晚景凄惨，唐先生与他素未谋面，仅在报端常见有其学术性论文发表，于得悉此一消息后，即着人送去一笔现金，并谦避老教授之致谢。此区区之事，可见唐先生爱心的具体表现。

其次，是我对唐先生感念最深的事：乃笔者多年来工作一直紧张，于二年前突患肝炎，住院一周，后在家休养。唐先生得悉此事，即着同事麦先生，以高价从药铺搜购仅存的“片仔癀”一颗，送给我服用，并嘱我续服此药。三月后，肝炎稍愈，诂又转为肺气肿，呼吸困难，行动异常苦痛，我以职务关系，仍扶病上班。唐先生则坚持要我在家多休息，暂勿工作，以后经常关注我的病况，使我得有信心，安心休养，致病情转危为安。此次，不料唐先生染病滞留台北数月，我亦因工作，病情又告加剧，迄未痊愈。唐先生如此爱护与关怀，实使我今生没齿难忘。

二月杪，我因头晕，步履不稳，特着小女儿陪同，前往九龙太子道“圣德肋撒医院”三楼，探视唐先生之病。唐先生不辞疲累，起床亲取盘中水果，招待小女，并不厌其详，垂询她就学情形，与我近来服药情况甚详。是日，唐先生病情稳定，显示精神尚佳。因此，吾等逗留病室稍久。越数日，为办一事，他电嘱我于傍晚乘的士赶去他家，迨返归甫告坐定，唐先生为了文件内容的修辞，曾在半小时内，以多次电话指示我，由此亦可见唐先生处事之认真与谨慎。想不到数日后，竟成永别。从今以后，唐先生慈祥、坦诚待人的态度，无法再见；他那谆谆诲人、至仁至爱的声音，无从以闻；我们仅能对他的风范、懿德和音容，深深烙印在脑海中，永远悼惜，永远怀念。

唐先生纯以超然志节、公尔忘私的精神，领导新亚研究所，及全体同仁协调无间，使十年来的所务稳步日进，研究成果能享誉国际。正当“书生纵横挥笔杆，快将日月换青天”之际，昊天

不惑，竟夺去综摄古今典籍，尽性至命为归极的一代儒学大师的生命，使他就此撇下手创的校园，别离培育的蓓蕾而长眠，怎不令人哀痛与怀念。二月十二日于九龙世界殡仪馆，举行唐先生之大殓仪式，挽联与花圈，布满整座大堂、大厅和大门外；适时苦雨愁云笼罩，宛若天地同悲。到来吊祭者，计有新闻、文化、教育等各界数十个社团，达二千二百多人，痛哭流涕者大不乏人。又三月十一日上午八时，唐先生的灵柩启运飞台前，在九龙农圃道新亚校门，举行之告别仪式，肃穆简单，仅献花及唱新亚校歌，参加祭别之友好与师生，亦达数百人，此种哀荣场面，实难多见，此当为唐先生生平伟大精神与风范所感召而致。先生有知，当可含笑安息于天国矣。但对唐先生未竟的遗志，还得殷望全体同仁，恪守“诚明”校训，再接再厉，继续前进。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七日，华侨日报《人文双周刊》第一七一期）

一代儒者

潘栢世

君毅先生已经长眠了。如果说，这个时代是艰辛的，君毅先生已饱尝了艰辛，如果说，这个时代是鲁莽的，君毅先生却完成了他的深思，如果说，这个时代是苍白的——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是最足担忧的征候，而君毅先生正以自身之灵与肉，留下了不磨的真实。《论语》有云：“不怨天不尤人。”当我们把这句论语和君毅先生连结在一起的时候，将会得着无穷的启发。历史在这样那样地发展，现实在这样那样地表现，像春秋、战国，也像在今日，时代已经赋予现实太多的“聪明”了，它聪明到，一切像儒家所欲给予的帮助都用不上了，同时，时代又赋予现实层层蒙蔽，它使它显然地愚笨到，一切像儒家所欲给予的帮助都用不上了。孔子是浑成的，孟子可却是徒劳的，儒者踏着人性底光明的足迹前进，但却常遭讪笑，不是吗？当年齐宣王的“吾不忍其觳觫”，是一道光明，是儒者努力的一个机会，也是孟子寄以希望的地方，然而——如果我们够敏锐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庄子的叹息了，庄子认为那就是“螳臂当车”；这里谁对谁错呢？纯然人性的一点光明能够抵抗回去政治上的野心吗？在时代所赋予的蒙蔽之下，现实的追求淹没了一切，这一幅画面就是“螳臂当车”了。

这是一道古老的创痕，在历史上，这一道创痕显得斑斑驳驳，涂满了历代贤者的灵与肉。魏晋与宋明，两个不同的时代，两个不同的伤感，魏晋没有这样的理学家，有的只是一群受伤的生命，像阮籍嵇康，受时代的伤，也受自己荒诞的行为所给予自己的伤，

而宋明理学家的光辉，与很不相称的宋明两代的现实生活对照之下，——我们都显得“怨天尤人”了。

君毅先生没有“怨天尤人”，在他一部又一部的著作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不断的努力，不同的努力，迂回曲折的努力，从过去的时代现实里面，在今天的时代现实里面，他要建立道德理性底理想的人文精神世界。在《论语》之道德智慧的深沉的启发之下，我们歌颂这位雄伟的一代儒者。

（一九七八年四月，《鹅湖》第三卷第十期）

恩重如山 粉身难报

——哭君毅师

翟志成

二月六日晚由三藩市寓所返回柏克莱的宿舍，泡一杯清茶，削一个蛇果，打算在受用后便开夜车读君毅师的《原性篇》。明天，在杜维明教授课堂上的讨论，可能派得上用场。就在这时，同屋的程君走了进来，脸色凝重：“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唐君毅先生逝世了！”

胸膛突然被人用十二磅大锤猛敲一记，手中的刀和削了一半的蛇果一齐掉下了来。四周的夜空，就像两只黑色的巨手，紧紧地控着我的喉咙，使我简直不能呼吸。好半天，我才喘过气来：“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急急地争辩：前四天，我才收到赵致华先生一月二十七日由新亚研究所寄来的信，告诉我君毅师的健康保持稳定，且最近曾到医院检查，结果尚称满意。就在前天，我还收到君毅师签名在一月三十一日寄出的贺年卡殷殷勉励我要“努力崇明德，时时爱景光”。他怎么会，又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去了呢？为了说服程君，我气急败坏地把信件都翻出来作证。

我这种固执的和决不肯相信的态度，使程君的口气有点软化了：“这消息只是一个朋友在读报后告诉我的，也最可能不是真的。”当然不是真的！这种道听途说的东西，又怎么可能是真呢？

强烈的感情才刚刚开始缓和，理智——这可憎可恶的东西，又乘机偷偷的爬了上来：既然是读报得来的消息，说不定……也有……真的可能！

阴影开始扩大，吓得我不敢再生细想。然而理智却又在后面压迫着我，不许我不去细想。“今天太晚了，明天一早，你可以摇个电话去问问杜教授。”程君在旁建议。

对，应该去问问杜维明先生，不过不是明天，而是现在。我立刻找出杜先生府上的电话号码，一边拨一边想：深夜扰人，当然十分失礼，然而事急从权，想杜先生也一定会原谅我的。

接听电话的是杜先生的公子，说杜先生不在家。于是我决意打长途电话到唐师的府上问个清楚，我先打电话到香港查明了唐师府上的电话号码，再通知美国的接线生，我要请唐先生亲自接电话。

都、都的接线声从听筒传出，我听到了自己沉重而迫速的喘息，卜卜跳的心也几乎跃出喉咙之外，手心中的一阵阵冷汗把电话的听筒柄弄得滑腻腻的不易把握。然而即使是惊惧，即使是紧张，我的心依旧充满了盼望。我盼能在听筒中听到君毅师熟悉而慈祥的四川口音，好让我能乘机向他老人家拜年，祝他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接线的时问，一共也不过几秒钟。但对于我，短短的几秒钟就好像是几个世纪那么长。电话终于接通了，听筒中传出一个年轻女子的嗓音，用漂亮的英文问美国的接线生：是不是可以由唐先生的家人代接电话。

我的心开始发毛，腿也突然软绵绵的难以站稳，但我还不死心，我十分固执地告诉美国的接线生，我有要事一定要和唐先生本人亲谈。听筒中又传出那女子的口音：“我是唐先生的女儿，我父亲已去世了，有什么要事，是不是可以告诉我？”

有如当头吃了一记闷棍，眼冒金星，天昏地黑。刚才还在狂跳的心，立刻变成了灌满铅的秤锤，一直往无底的深渊中下沉！下沉！

我已经记不清和唐师的女公子说了些什么，我只知道我在当

时是多么的语无伦次而又夹缠不清，我好像只是重重覆覆地在争辩，在抗议：我在前天才收到唐先生寄来的贺卡，今天早上我还寄了一封信给他，他怎么会可能，怎么这么快就去了呢！

电话中传出了赵致华先生熟悉的声音，他到底说了些什么，我连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我还是在继续着我的争辩和抗议：这怎么可能，怎么会……当时我似乎拼命地要去抓住一些东西，企图因此而否认，甚至改变唐师已经去世了这一既可怕又可憎的事实。这种毫无理性的愚执，就如一个快要没顶的人，死命地去抓紧一根稻草。

电话中传来师母的带哭声音。哭声扑杀了我的最后努力和挣扎。唐师——真的去了，夜空中弥漫着的悲痛与绝望，突然沉重起来，凝成了有形的实质，没头没脑地把我完全淹没了。赵致华先生的声音又从听筒中传来，是那么的遥远，那么的陌生，依稀在说将有一个什么纪念特辑，要我写一点文章。

我哪里还能写什么文章？当时我那从骨髓渗出的阵阵绞痛，就如同被孙悟空钻进了肚皮，任他在那儿打翻筋斗，打秋千，把我的五脏六腑都一寸寸地揉烂扯碎。我只想哭，想跳到空中，捶胸顿足，放声嚎哭。

我死命忍着眼泪，我不能哭，至少在程君的面前我不能哭。眼泪救不活君毅师；一个大男人，当着别人的面哭哭啼啼，让人家指指点点：“看！这就是唐先生教出来的学生。”君毅师天上有知，也会觉得丢脸。然而我眼球上的泪花却愈积愈重，鼻子也愈来愈酸，终于哇的一声，涕泪交流，我无法不掩着脸哭出声来。

我走出宿舍，在街道上乱走，失魂落魄。夜已深，街道上连一个行人也没有。我哭，天也哭，泪珠和雨水顺着腮帮哗哗地流下。反正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笑话，痛哭失声又为什么不可以？大约是横过马路时忘了看红绿灯，记不清有多少次，急驰着的汽车突然在我身旁急刹，脾气大的司机，还会把头伸出车外，用下